

位于浦东江心沙路的上海石油高桥油库，和整个大上海一起，迎来上海解放 70 周年纪念日。油罐矗立，江水奔涌，默默倾诉着当年的故事：炮声隆隆、枪林弹雨中，油库是如何毫发未伤地走向新生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
1949 年 5 月 12 日，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，敌我双方聚结重兵争夺浦东高桥镇。解放军拿下此镇，可扼住国民党兵逃跑的咽喉；敌方占据，可以此为据点向市区反扑。故这里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战事十分激烈。油库离此不足 2 公里，散落

于黄浦江东岸，墙外的沿江马路（现江心沙路 1 号至 3 号）超过 2 公里。油库属于当时国民党中央资源委员会下的中国石油公司上海营业所，分为东厂（第一储油所）、西厂（第二储油所）。东西两厂之间，还有英国亚细亚和美国德士古的油罐区。整个油库区被称为远东最大的油库，正面临着严峻的战火考验。

油库的护厂工作始于 1948 年。当时，我解放军势如破竹，国民党江山摇摇欲坠。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进步人士，在南京秘密集会，准备保厂起义。其中中国石油公司里的地下党也派员参加，领悟精神，安排布置上

的规范建设过程中，成为城市文明思考的亮点。明养犬这件事，笔者谨以“文明养犬”为题，以期推动“文明养犬”的规范建设过程中，成为城市文明思考的亮点。



灯花

意大利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，在中国安徽通往黄山的必经之路——岩寺高速入口的公路边也有一座斜塔，叫做文峰塔。很多游人只是在奔往高速入口的车上对窗外惊鸿一瞥，才发现像毛笔那样细长的文峰塔是一座斜塔，横卧于塔下的风山台，就像一方巨大的砚台，笔与砚组合成一处奇妙的人工景观。它不但是一座具有 475 年历史的古迹，还是一处见证革命历史的旧址（距文峰塔 1 公里的金家大院曾是新四军的军部）。

今年初春，与朋友相约开启红色之旅，第一站便选择了岩寺文峰塔。

源出黄山南麓的丰乐河流经休宁到达岩寺，河东的文峰公园内孤零零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，塔身苍劲挺拔。有趣的是塔顶植物茂盛，远观好像戴上了可爱的帽子，塔身也有多处长有植物，绿叶之中间有小花，煞为好看。沿护栏围起的栅栏来到文峰塔下，塔下被栏杆围了起来，梯

海营业所护厂工作。回沪后，中共上海地下党就保护油库多次开会布置，首先是在上海营业所及所属油库开展调查，缘于人员结构复杂，员工中有日伪留用人员，有国民党人员，当然还有盼着新中国早日到来的进步人士，所以必须弄清其政治状况，通过甄别筛选，团结进步力量，把大家组织起来，投入护厂工作；其次是利用福利会、励进会等合法群众组织开展活动，鼓励业务骨干、技术人员留下来，阻止油料、设备、档案等运到台湾。

1949 年 2 月，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迁到上海，中共上海地下党再次通过内线做工作，针对企业达成了三条共识，即技术人员、业务骨干坚决不走，工厂坚决不迁，设备器材坚决不外运。接着，地下党又对上海营业所的中层管理人员发出敬告信，要求：坚守岗位，等候接管，迎接胜利。英国亚细亚及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里的地下党也行动起来，秘密印发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和新华社的稿件，安定员工情绪，鼓舞群众斗志，随时准备斗争。随后，地下党整合各家油库力量成立消防队、纠察队、救护队，准备在战役打响后统一调用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处置突发事件，应对各类险情。

被犬伤后的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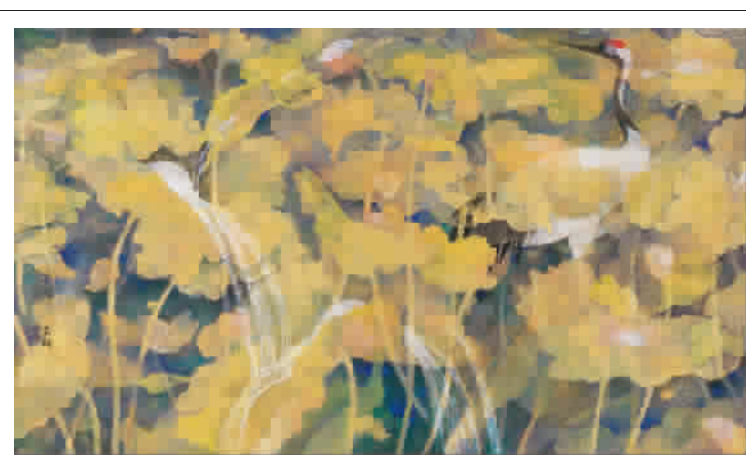
周钰栋

这份电子档案确认侵权责任主体，启动追责程序。可见，为确保护犬者的权益不受损，技术支撑必不可少。当下，全社会都在讨论如何文明养犬这件事，笔者谨以“文明养犬”为题，以期推动“文明养犬”的规范建设过程中，成为城市文明思考的亮点。

意大利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比萨斜塔，在中国安徽通往黄山的必经之路——岩寺高速入口的公路边也有一座斜塔，叫做文峰塔。很多游人只是在奔往高速入口的车上对窗外惊鸿一瞥，才发现像毛笔那样细长的文峰塔是一座斜塔，横卧于塔下的风山台，就像一方巨大的砚台，笔与砚组合成一处奇妙的人工景观。它不但是一座具有 475 年历史的古迹，还是一处见证革命历史的旧址（距文峰塔 1 公里的金家大院曾是新四军的军部）。

今年初春，与朋友相约开启红色之旅，第一站便选择了岩寺文峰塔。

源出黄山南麓的丰乐河流经休宁到达岩寺，河东的文峰公园内孤零零矗立着一座七层白塔，塔身苍劲挺拔。有趣的是塔顶植物茂盛，远观好像戴上了可爱的帽子，塔身也有多处长有植物，绿叶之中间有小花，煞为好看。沿护栏围起的栅栏来到文峰塔下，塔下被栏杆围了起来，梯



荷塘印象 (帛画) 穆益林

我与常熟名贤王子杨有善交。王子杨是清初画家王石谷的后人，善书画，富收藏，彼贤婿即是歌唱家温可铮。翁婿甚笃，岳父称贤婿为“老温”。

一次，在王子杨府上遇见温可铮。温是北京人，举止温文尔雅，言谈风趣幽默，作介绍时，说自己既是君子，又是小人。我初听不解。温补充道他白天是君子，晚上是小人。我更疑惑了，见我一脸懵懂，温可铮笑道：民间谚语中有“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”之言，自己的工作就是动口唱歌的，而晚上闲余之时会拿起笔动手作书绘画，“君子”及“小人”正集我于一身耶！说完哈哈大笑。我为他风趣幽默的自嘲式介绍顿觉亲近并生敬意。

温可铮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，被誉为“世界低音之王”，其音乐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。温可铮还擅书画，曾拜师于程十发，多次在国内外举办过书画展。

库附近作战。敌司令部也怕引起不测，答应了中国石油公司的要求，在油库大门口贴出布告，不准士兵进入。

5 月 25 日，高桥镇战斗激烈，第二储油所墙外不足百米处枪声大作，子弹横飞。国民党兵节节败退，败兵渐渐聚集于油库墙外的沿江马路。

5 月 26 日，沿江马路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，除了败兵，还有战车、卡车等 40 余辆。沿江马路外便是油码头，此时停泊着几艘轮船，残兵败将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，其中多有落水者，或游到江边大骂，或被江水冲走。再后来，轮船先后鸣笛起航，消失在茫茫的江色中。马路上，码头上剩下数万士兵犹如无头苍蝇，垂头丧气坐等命运安排。地下党领导的消防队、纠察队、救护队在油库内

夜光杯

“君子与小人”

冯寿侃

库附近作战。敌司令部也怕引起不测，答应了中国石油公司的要求，在油库大门口贴出布告，不准士兵进入。

5 月 25 日，高桥镇战斗激烈，第二储油所墙外不足百米处枪声大作，子弹横飞。国民党兵节节败退，败兵渐渐聚集于油库墙外的沿江马路。

5 月 26 日，沿江马路上已是黑压压的一片，除了败兵，还有战车、卡车等 40 余辆。沿江马路外便是油码头，此时停泊着几艘轮船，残兵败将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船，其中多有落水者，或游到江边大骂，或被江水冲走。再后来，轮船先后鸣笛起航，消失在茫茫的江色中。马路上，码头上剩下数万士兵犹如无头苍蝇，垂头丧气坐等命运安排。地下党领导的消防队、纠察队、救护队在油库内

巡逻，密切监视残兵动态。晚上 10 点，解放军进入沿江马路，与地下党接洽，收缴枪械，清点人数，将俘虏兵安排在油库制桶厂门前进行训话、整编。

5 月 27 日清晨，油库围墙上贴出标语：“欢迎解放军”“和平生产建设”“劳工神圣，双手万能”，至此，油库的原油、成品油、仓储设施、器材等无一损耗，完整回到了人民的怀抱！（李川 整理）

游古镇为看，或为吃。老街全长三里，走完至少有七八千步，这很助消化，能开食欲。临河坐定，一席极普通的农家菜修改了游兴，印象最终落在吃上。

三十多年前我乘工作之便去古巴比伦遗址参观，翻译没陪同，又未请讲解，摸了摸那块叫作“汉谟拉比法典”的黑石头——只认识这个玩意儿，其他一概说不清楚——想写篇观感的，结果所有视觉滞于笔头，无法复制。

新场的古貌相对完好，有专家说，大隐隐于市……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。

古镇看不走，但清宁从此不再。

我在新场居住了四十多年，朋友们认为我应该熟知古镇的前世今生，怎么到现在才写了两篇记叙文章？我坦白，寻史不力，没法写。

古镇不大，巷密庭深，小隐隐于野。小镇多仪门，说明大户不少，说明都讲究，将家风家训琢磨成金句，刻于门额，出入谨记。

水乡桥多，新场第一桥，白虎桥，建于元代，早没了，据说尚存两块石板，搁于哪？待找，找着了，设法让它说话。桥有桥联，多为醒世，多走有益。然而游客不知这些，你不说，他们的注意力便被店铺招了去，怎不总结到吃上头？一次古镇游不问历史，不去听有趣的故事，只能算瞎逛。

曾有人提议在新场复制制盐场景，不仅可以弄懂制盐工艺，还可以搞清楚为何以“灶”“团”为地名港名，不知何因没见付诸行动；有人提出文创新场，出了本杂志，就叫《文创新场》，赠送来客，去年出了四期，启了一扇窗，敞了一道门，助人读懂新场。

有关新场的史料很多，但我觉得不应只是个文字搬运工。我不是游客，不是外镇人，我身在古镇，不能只谈观感，或写毫无生活气息的东西。近日我又去拜访了从 1958 年起至退休一直任新场文化馆馆长的 95 岁老人龚乙声，我爱听他说史，正史野史。老人满腹史料，写过上千篇文章，间巷风情，百年传闻，他应该能写新场的“史记”。遗憾的是没人帮他整理。老人一只眼睛已经落暮，另一只往外看说像隔了层纱，他只能将史料暂存在脑子里，等待出库。

我认为正史是传承，野史也是一种传承。古代有稗官，专事采录民俗民情、街谈巷议、逸闻轶事，因为帝王想知道，喜欢听。写史的人哪个不对野史感兴趣？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不是官修的，其实就是野史。稗官采录的叫稗史，稗，野生的草，稗史就是野史。野史隐于巷，所以只逛大街是闻见不到的。

我生活在这个古镇，退休了，闲着怪难受的。我倒想学稗官，穿巷走弄，古镇的前世不在闹处，而在静处。读懂古镇，不难，但需耗尽余生。我准备先读懂千秋桥上的桥联：

愿天常生好人，愿人常做好事。

那天，本市一家电视台采访我，手持话筒的记者突然问：“‘小红梅’楼老师，青年男女谈恋爱，最容易在什么环节被卡住？”我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“婚房！”

会员小华的婚房，是复式的，实际面积 120 平方米。可他的女友玥玥，却被她妈告诫：以前我们跟你们阿爷阿奶挤在一块，老是牙齿碰舌头。你再重蹈覆辙，我不接受！玥玥不认同，发我微信：“我和小华快搁浅了……您快给老太太汰汰脑子吧！”在梅园婚恋接待室，我让两位家长先讲想法，然后一个“回马枪”：“玥玥谈过五六个，跟小华最对眼缘。小伙子本科，工程师不说，长得帅吧？很多姑娘要他！”我接着爆料，前天晚上跟华家三口在一个群里聊到半夜。人家父母表态，等孩子婚事定了，会买套一室户自住，复式那套当婚房。以后有了小宝宝，两亲家可以去大房子轮流照顾。

我停下话头，等反馈，两位家长竟一个不开口。也是天晓得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一位阿姨声大而恳切，室内都能听到：“只要小伙子勤奋正派，是合适我女儿的，他家没婚房，就由我家出！”半个月前，我跟这位妈妈探讨，婚房小、婚房大，女儿的婚事最最大！女儿找到了互爱互慕的男生，多大的好事呀！婚房为啥不能商量？现在她明确表态，也无意中给我一个“神助攻”。最新的进展是：小华和玥玥两家共同出资买了套两室一厅，今后给男方父母住。

想到这类故事，我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。不过，也有自毁姻缘的“乌龙”事件，让人糟心。珍珍 1989 年出生，长相、收入都一般，约见的多个男生，都无意与其牵手，直到推荐了硕士男小庞，局面才打开。小庞月入 3 万多，有房有车，他喜欢

身在古镇

詹超音



灯花